



插畫：夏末生

# 滄桑臉龐上的 淚珠

釋見鐻



1612年，當時還是王子的沙賈汗（Shah Jahan），迎娶了皇后的姪女慕塔芝·瑪哈（MumtazMahal）。1627年，沙賈汗成為蒙兀兒王朝（Mughal-e-Azam）第五代君主。成為國王的沙賈汗，仍對慕塔芝·瑪哈相當寵愛，不可一日離。南征北伐，總還是帶著皇后共赴沙場。前後十四年的婚姻，慕塔芝為沙賈汗產下八男六女。1630年，慕塔芝隨沙賈汗南征時，難產死於軍帳，年僅三十八歲。

臨終，沙賈汗問慕塔芝：「你若走了，我怎麼辦？」

慕塔芝看著沙賈汗：「如果陛下還眷戀著我，請為我蓋座巨陵，讓臣妾之名能永留人間，我便心滿意足了。」

「沙賈汗啊！你容許你帝王的權力消失；你卻願望著一滴愛的淚珠，永恆不滅。」——（泰戈爾）

在阿格拉的市郊，背臨亞穆納河（Yamuna River），沙賈汗從四方採石，調集兩萬工人，耗資數百萬盧比。二十年後，永恆的眷戀——泰姬瑪哈陵（TajMahal，泰姬二字，是Taj的音譯，為皇冠的意思），以精美而優雅的神聖之姿，在嬗變的世間留駐。

## 兩個大洋的會合

印度的漫長歷史中，經歷多次外族入侵，希臘人、貴霜人、突厥人以及英國人。其中來自阿富汗和土耳其的民族影響最深遠。西元七世紀開始，他們帶來了伊斯蘭教，並對當代的印度歷史、文化，產生了深刻的變革。西元十六世紀，蒙兀兒王朝在印度建立，此時的印度北部，多數人民仍信仰印度教，他們追隨印度古老宗教的神靈，忍受著蘇丹君主對他們的排外和不平等的政策。（如：印度教徒朝

拜聖地的香客稅、對非穆斯林徵收人頭稅。)

1575年，蒙兀兒王朝第三任君主阿克巴大帝 (Akbar) 來到恆河和亞穆納河交會處，那是一個很大的印度傳統集市，阿克巴看到數百萬民眾在河中進行聖浴。這景象帶給阿克巴大帝相當深的觸動，從此廢除印度教徒的賦稅，並開始接受印度所有的宗教，也包括對錫克教的接納，阿克巴賜地給他們，建造了錫克教最著名的標誌性建築——金閣寺。

不僅如此，阿克巴迎娶印度教的拉吉普特國公主；他的政府官員中，有眾多的非穆斯林；他的宗教討論庭，也允許印度教、基督教、耆那教、拜火教的學者，和伊斯蘭教的學者濟濟一堂，辯論宗教、人生、救贖、解脫和永恆的真理。阿克巴深刻認為：沒有一個宗教能宣稱自己是絕對的真理，絕對的權威。所有的分歧，都應得到包容。

沙賈汗的大兒子達拉西闊 (DaraShikoh) 曾說：「伊斯蘭教和印度教是雙胞胎，就像同一顆頭上的兩根頭髮，……儘管說法不同，在對天主的理解上，我們沒有本質的區別。……我要寫一本書，就叫做《兩個大洋的會合》。」沙賈汗完成無與倫比的美麗建築，是蒙兀兒帝國雄厚的國力展示，也是中世紀印

度藝術建築的傳奇。當我們能以藝術文化而非宗教的理性角度，來欣賞這座伊斯蘭教的建築，甚至讓泰姬陵成為印度的象徵，代表印度的歷史與文化——縱使就印度人而言，泰姬瑪哈陵並不如印度南部印度教中心蒂魯帕蒂神廟有吸引力——我們應該相信，印度從未放棄尋求兩個大洋的會合，雖然至今，因宗教的歧視、傷害、仇恨，仍未停止。

泰姬瑪哈陵的陵園深廣，宮殿內外，全以純白的大理石建造，鑲嵌彩色寶石。花紋精美，通體晶瑩，澈人心扉。倒映水中，上下相接，美妙無比。

花園中是長形大理石水池，兩旁種植成列的柏樹，分別象徵生命和死亡。水池盡頭則是陵墓。當年，沙賈汗自慕塔芝死後，整整一個月，不語不食，默坐流淚，並且終身不娶。節慶時，宮女歌舞歡欣，沙賈汗都避開不看。每七日就到慕塔芝的陵寢獻花，撫石流涕。

1658年，沙賈汗的小兒子奧郎則布叛變奪位，將父親軟禁在阿格拉。沙賈汗每日在望陵台遠望后陵。臨終之時，還翹首就月光向后陵凝望，長歎而絕。當時，離慕塔芝死後，已有三十六年了。

有盡的是老死，在無老死盡的懸念裡，淚珠曾從老國王滄桑的臉龐滑下。「雖則帝國坍塌向塵埃，多少世紀消失在陰影裡，那大理石卻依舊向星空嘆息：『我記得！』」

